



系三敘

吾友徵士陳君仲魚彙刻所爲文七十餘篇分爲六卷皆可誦可傳也往余于乾隆己酉至都門時邵二雲王懷祖皆在焉余之識仲魚也實因懷祖時仲魚年方壯學甚精進余甚敬之旣而壬子癸丑閒余始僑居蘇之閶門外錢辛楣詹事主講紫陽書院得時時過從討論而仲魚十餘年間爲人作計常往來揚鎮常蘇數郡閒每歲亦必相見數四見則各言所學互相賞奇析疑朋友之至樂也仲魚所爲孝經集鄭注論語古訓六藝論拾遺鄭君年譜及對策諸編余旣一一雜誦歎其精覈



今復出此綴文命余敘之余曰爲君之學邃矣君之文不懈而及于古矣或研經訓或記讎校或攷索故事或發闡幽光或抒寫兄弟朋友情摯之語非所謂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者乎而首卷論九篇議論確不可易真無媿立言也茲者故老彫零辛楣與盧抱經王西莊蘭泉諸先生皆相繼謝世二雲及劉端臨亦逝計惟程易田姚姬傳二老及懷祖在耳易田今年八十三姬傳及余少于易田懷祖少于余君又少于懷祖古人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殆曰況遲暮之年好學不好禮不厭也乎仲魚年才五十許所進蓋未可量也

嘉慶十有二年太歲在丁卯夏四月金壇段玉裁敘

綴六

簡莊集卷

海寧陳鱣誤

向所作文不自收拾近日同人每多問及此數十篇  
搜諸敝極目類相從都為一集應試應酬俱不列入  
嘉慶十年夏日識于中吳別業

弟一

賈誼論

張禹論

胡廣論

諸葛孔明論

魯肅論

官方論

吏治論

氣節論

風俗論

弟二

詩人攷敘

論語古訓敘

集孝經鄭注敘

六藝論敘

厝石經校文敘

埤倉拾存敘

聲類拾存敘

家語疏證敘

鄭君年紀敘

貞蕤彙略敘

玉句艸堂詞敘

弟三

宋本周易本義跋

宋本詩集傳跋

元本春秋左傳句讀直解跋

逸周書跋

曾子跋

廣雅疏證跋

元本後漢書跋

元豐九域志跋

直齋書錄解題跋

嘯堂集古錄跋

國山碑攷跋

元本李善注文選跋

趙魏公書酒德頌跋

顧文康公誥軸跋

徐昭法先生手札跋

弟四

謙卦攷

金罇攷

矛制攷

三歸攷

反坫攷

山節藻梲攷

三仕爲令尹攷

有馬十乘攷

束脩攷

麻冕攷

第五

秦漢瓦當記

唐硯記

擬復建震澤三賢祠記

松硯齋記

清儀閣記

畫龕記

述義記

王節愍公畫像記

張忠烈公畫像記

尚友圖記

吳山雅集圖記

第六

釋禮

擬請漢儒許慎從祀議

名二子說

二子小字說

文選詩題說

鳳沱硯銘

瓶硯銘

合硯銘

書帙銘

文具銘

筆筒銘

時大彬壺銘

震澤募置義廬疏

法梧門祭酒壽言

丁綉士傳

祭弟文

祭錢廣伯文

長子箕校字



簡莊先生像



荆谿鮑原貞

新卷之書七尺之身  
恂恂之行尚友古人  
見其貌者謂豈去貧  
我更愛髯之絕倫軼  
羣

阮元題

綴文一

簡莊集卷

賈誼論

海寧陳鱣謨

自古人臣之爲國家除害也匡救在乎先而不當有所  
待進言在乎直而不當有所忍夫天下治平無事方且  
杜漸防微若其禍亂已兆爲人臣者勿言僉曰有所待  
也卽言矣或不敢盡言且曰有所忍也其遺害實甚漢  
之賈生少爲博士人人曰爲能文帝超遷至大中大夫  
議任曰公卿之位被讒放逐歲餘徵之問曰得失則上  
疏陳事多所匡建而宋蘇氏論之惜其王者之佐不能

自用其才曰爲君子必有所待必有所忍而貴生之不能  
用漢文陳子曰異哉蘇氏之言也夫賈生乃漢文不能  
用生非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君子之立朝將曰行吾  
所學不顧其利害若抱其才之美而惟冀其福之享天  
下無事則收其福有事則避其禍天下亦安賴有此美  
才邪醫之視病也空及其病之方形而速治乃姑曰輕  
緩之藥試之待其亟也然後投曰重劑則晚矣如蘇氏  
之論是率天下諸臣媚子兢兢奉命而後可也是釀成  
其病也其如病者之孔亟何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舉也  
賈生官至大中大夫位不爲卑矣彼絳灌之徒恐其害

已乃毀其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雖然於生固  
無傷也儻如蘇氏所謂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  
疑大臣不忌又必率天下而逢迎君側趨附權門而後  
可也是益之病也曾謂王者之佐所宜出此哉方是時  
本有邊患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紛紛擾擾數被其憂  
若不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則漢之爲漢固未可知又況  
絳灌等般樂怠傲不急救正誠如所言病非徒瘳又苦  
蹶盪此而不痛哭又烏乎痛哭文帝果能用之可曰爲  
堯舜可曰爲湯武何意受釐宣室感問鬼神後世僅稱  
中主生時年三十餘未幾自傷無狀鬱鬱而歿厥後吳

楚趙與四齊王合縱舉兵諸國亦反天下騷然其言皆  
驗使及其身不諫姑爲待之忍之云耳人壽能幾何邪  
天下之長治久安又何可必耶漢之劉向大儒也曰生  
爲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遠過班固良史也曰生雖不至  
公卿未爲不遇二君之言實出至公若云志大而量小  
才有餘而力不足未免曰成敗論人耳嗟乎世之君子  
苟有高世之才務爲立身之計特不幸窮而在野無官  
守無言責惟是默而息耳若遭遇人主特達之知又當  
國家治亂所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又奚待哉而又  
奚忍哉

### 張禹論

所貴乎通經者謂其誦服古先曰致實用處則守身立  
教出則致君澤民雖不能人人聖賢萬不至大相違背  
說者謂漢之尊經可謂至矣及其衰也反爲所害如王  
莽誦六藝曰文姦然愚曰爲其端實自張禹釀之張禹  
者本曰經學爲諸儒薦列博士初元中詔令授太子論  
語成帝卽位方向經學敬師傅禹與王鳳竝領尚書事  
後禹爲丞相封安昌侯王氏專政禹不能諫厥後政由  
莽出漢祚遂移然則經果足曰誤人國家者乎曰非也  
此人不通經而誤及國家非經之足曰誤國家也夫漢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設科射策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甚  
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使  
然曰之進身當去僞而存實若禹則所謂僞之尤者耳  
其所善論語不過誦習章句弋獲科名及位至通顯游  
其門者大抵巧言令色之流爭相趨附震而驚之故號  
曰張侯論從來傳經止稱某氏學而彼獨稱侯是其明  
證附禹者皆巧言令色之徒禹但爲巧言令色之師而  
已天下之不通經也孰甚論語曰事君能致其身又曰  
事君盡禮又曰臣事君曰忠禹初上書乞歸欲退避鳳  
蓋迎合上意必畱乃曰帝師膺特進優游高位十數年

一無諫白坐視顛危將所謂致身者安在所謂禮與忠  
者安在乎當永始元延之閒日蝕地震尤數吏民上書  
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至意頗  
然之乃辟左右親問曰天變因用吏民言王氏事示禹  
此正可察機而導攘除姦凶時也乃禹自見年老子弱  
又恐爲王氏所怨反曰爲亂道誤人宐無信用誠可謂  
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者矣彼且引聖人罕言命子  
不語怪神性與天道不得聞烏呼聖人之言豈謂是與  
禹內殖貨財膏腴田多至四百頃它物稱是又性奢淫  
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弜其於聖人罕言利及奢則

不孫之旨抑何大相刺謬也成帝時朱雲在朝曰禹上不匡主下亡曰益民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斯言也淡得禹之情狀惜乎不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也乃上怒曰居下訕上廷辱師傅豈禹當日授上論語者惟此邪然雲已不愧比干之諫矣嗟夫禹之背經若此而居然通顯人之侮之者不知其僞也後世人主明經取士如張禹輩恐不少矣夫學校廢則教化衰教化衰則廉恥喪說者并移其咎於漢之尊經將必至如秦之燔經是又因噎而廢食也可乎哉可乎哉

### 胡廣論

國家之運壞於奸臣者固多壞於庸臣者亦復不少奸臣之誤國人皆知之庸臣之誤國人不知之雖有願治之主直言之臣一時若無可指斥者而浸釀成毒病日已深且延及數世譬如猛虎害人最烈然其來也縱橫姿肆勇者猶可挺擊之不幸或爲其所食幸則擊中而弊其患遂休有虺焉狀貌不足懼遇人則屈其體被茲害者當時且不知也未幾而一指之大幾如股矣又未幾而一股之大幾如腰矣遷延時日徧癰曰歟可不哀也乎漢之奸臣若梁冀董卓之流爲害甚矣惟安樂

侯胡廣始曰試章奏爲天下第一人皆仰之及其膺受  
高位無謬諤之風補闕之益京師爲之諺曰萬事不理  
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安  
順質冲桓靈六帝年八十二薨身呼若而人者豈可曰  
相天下哉夫相者上曰分天子之憂勞下曰操百官之  
刑賞者也使惟苟合取容治亂不關於心天下有事俾  
天子獨任憂勞而百官波靡於下不刑一人不賞一人  
無賢愚曲直弟相率曰庸於是綱紀寢弛禍亂潛作一  
代元氣竟喪於庸相之手彼胡廣相漢安保其不爲桓  
靈之傾覆也史傳廣與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

侍丁肅婚姻曰此譏毀於時此其章明較著者也然攷  
其生平尚不止於此者順帝欲立皇后議欲探籌曰  
神定選廣上疏則云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曰年年  
均曰貌乃曰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此舉安知非  
迎合上意又左雄議察舉之制限年四十曰上儒者試  
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上書駁之大略曰六奇之策不  
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  
揚聲亦在弱冠窺其意不過馱實學而侮老成姑爲是  
謬悠之論使空疏無據者得曰藉口而少年佻撻者得  
曰躁進相繼而爲庸流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且

爾時國家要害之政豈無大於此者而沾沾焉惟科舉是爭蓋曰此爲無干天子喜怒而可博後進歡心猥曰我有所建自庸臣舉動大率類是可勝悼哉吾常怪夫世之庸師不淬厲其徒之精勤而揣摩其主之好尚又嘗怪夫世之庸醫不能察六脈五藏之根原而僅知甘艸薏苳之是用二者皆不受害人之名而其害人也甚淡彼當局者且不覺也由君子觀之則曰爲是遇虺弗摧曰自害也其禍烈於猛虎然則有天下國家者豈無一二公忠體國正色直言作股肱作心膂而安用此庸庸若胡廣者爲邪

### 諸葛孔明論

三代而下人臣之忠義莫過于諸葛孔明在當時或曰小節非之如習鑿齒論其不當誅馬謖陳壽論其用兵非所長然未嘗言其忠義有虧也宋俞文豹吹劍錄述其兄之說曰爲孔明識時務而未明大義忠于蜀而未忠于漢室且列四端曰妄譏之嘗曰是說取解于同文館陶九成輟耕錄復全采之余恐觀者爲其所惑因作此條辨焉一者曰先主非人望所歸獨何所見而委身藉使曰爲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一切聽命夫先主嘗自云周旋于陳元方鄭康成間



則固習聞鄭君緒論是曰陳登孔融交相推尊曷爲非  
人望所歸孔明曰其帝室之胄信義素著猥自柱屈三  
顧感激驅馳豈無所見而委身每與論事未嘗不痛恨  
於桓靈而乃欲聽命於獻帝彼亦思獻帝爲何如主乎  
二者艸廬始謀辭正志偉自開曰霸業而志始移由舉  
兵曰來未嘗稟命朝廷而孔明未嘗一談及焉蓋隆中  
之對曰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志本在乎漢室後時事日  
非漢室且禪于魏若蜀舉兵將何所稟命蜀不比操之  
挾天子曰令諸侯卽談及亦復何補三者鼎足之說獻  
帝無復染指之望按鼎足之說始於蒯通固有漢之一

足當三國時設獻帝尚得染指將舉天下而四分之度  
非其勢卽或蜀主卷土曰歸獻帝而成鼎足恐荆楚之  
士未必從之如雲故呂溫曰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  
疆民曰思漢誠篤論也四者先主僞王漢中獻帝在上  
而敢于自王獻帝遇害孔明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爲義  
帝縞素杖義討賊而反鋒攻吳方曰興復漢室爲辭萬  
一興復將置獻帝于何地夫僞王漢中正爲拒魏故上  
還所假印綬未幾曹丕且僞帝矣至獻帝遇害在蜀建  
興十二年三月其年八月孔明亦卒說者謂漢數于是  
乎汔若發喪杖義恐後主庸弱未能及此所云興復漢

室還于舊都乃建興五年孔明上疏之語夫舊都卽獻帝之地安得如彼所云置獻帝于何地乎孔明於隆中之對先主則曰漢室可興於出師之告後主則曰興復漢室心事昭然始終如一又何異議之有哉孔明之不得爲伊呂而自附于管樂誠能審時度勢者狼曰君子所羞道是何言與昔之尊周者莫若孔子孟子然孟子之書罕言周室及其對梁惠王則曰百里可王對齊宣王則曰無已則王蓋因乎時勢云然誰謂孟子不尊周耶彼好爲谿刻之論而責孔明未明大義未忠于漢抑亦可謂肆無忌憚者矣

### 魯肅論

論人才于江東曰周瑜爲巨擘夫人而知之余則有取乎魯肅但肅不爲時論所歸張昭詆其麤疏趙咨目爲凡品後之人往往右瑜而左肅蓋曰荊州之一舉夫瑜之結劉拒曹曹甫敗旋欲制劉曰取荆而并圖蜀瑜計固長肅于破曹之後仍勸借荆曰與劉肅計亦未爲短有物于此一人枉所必得一人未能獨占又爲旁人所爭不如不獨占而姑與之毋爲敵利荊州新附孫權勢難獨占故借荆結劉曰拒曹則荆存據荆拒劉曰激曹則荆亡而孫亦與之俱危肅之借荆非畏劉也乃畏曹

也非爲劉也乃爲孫也肅之智誠不出瑜下也方瑜薦肅才宜佐時權引肅合榻對飲密議大事然建計拒曹實始于肅時瑜使鄱陽肅勸呼瑜還但與肅闇同故能共成大勳吳志瑜傳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始爲攘肅之善裴松之注固嘗言之及瑜病上疏云肅智略足任乞曰代瑜嗟乎瑜固始終能知肅者哉要惟肅爲不負瑜矣抑又攷之瑜英儁異才雅度恢廓少精于音樂肅爲人方嚴寡節軍中手不釋卷善談論能文辭是亦可見肅之賢于瑜者若夫益陽之會力求三郡辭色甚切斯乃各爲其主要不足爲肅病也

### 官方論

董子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正百官曰正萬民是曰國家之敗由于官邪在上者欲固國本必正官邪欲正官邪必嚴官刑始曩有達官出使往郊圻勘水災輿從從容行至古寺登堂舒坐方解其冠顧問從者冠擎安在從者不能出則艱然大怒所司何事此至要物乃忘懷者方是時也雨急水勢甚大災黎不食已三日環而向者幾千人咸歎息曰爲此何時邪不務其急惟冠擎是求使者豈獨無人心未幾設食則屬吏奔走供給嘉肴時菽羅列滿前侈然馱飫傳呼而返所謂勘災如斯而已

嗟乎若是官也如何弗正夫天作淫兩河水暴流下民  
昏墊目不忍視耳不忍聞朝廷方日夜焦勞勤恤民隱  
爰命履勘爾旣不能敬天之怒又不能分君之憂苟稍  
知官箴亦當輕車簡從惡衣疏食庶竭駑鈍已察災情  
乃猶養尊自安沾沾焉口體是奉怙侈蔑義溺職違天  
非細故也孔子曰奢則不孫孟子曰養其小者爲小人  
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何曾之日食萬錢  
其後或誅歿或子孫滅亡五行志又云貌之不恭厥咎  
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是已古者年不順成必減膳徹縣  
乃彼昏不知壹醉日富立于朝則曰卿貳臨于下則曰  
大人其實尚不遠紈袴浪子之習國家晏然無事已不  
當虛糜廩祿至于禦大災捍大患又安所望于若人乎  
夫朝廷令甲非不甚善律載官員浮躁不謹者革職永  
不錄用救災不力者加等治罪乃法立而不行苟且成  
風恬不爲怪宰相不斥其非御史不舉其罪大臣如此  
百職可知內官如此外官可知方今服官之患莫患於  
不克自厲其臣節但知取悅于君心平日處心積慮惟  
上之一顰一笑是體幾等于宦官宮妾于是已己之所  
已事上者責人之事已惟意之所便安全不顧大體殊  
不思大君在上宵衣晡食崇儉黜浮遇災而懼側身修

行紀綱法度將次舉行一旦釐正官方剔除利弊漢爲  
若人危哉告爾在位洗心剔慮易轍改竝曰實心行實  
政大臣法小臣廉共適于至治斯拱而埃之耳

### 吏治論

守令之設所曰受天子之權治百姓之事必得其人爲  
守令而予之曰權任之曰久守令有權則法不移而天  
子之權益尊久于其任則用不斲而百姓之事益理後  
世曰天下一切之權收之在上勢非一人所能操而權  
乃移于法于是多爲法律雖大賢亦無能效尺寸于法  
之外法旣斲因不得不假手于胥吏而權反下移且也

屢更其人則必開逢迎之路不得不取給于民而侵蝕  
其庫藏乃置公事于不問而職日弛夫天下之至要者  
守令而爲守令者如此其難將安所恃曰圖治乎今有  
多財者必擇其賢能而守之旣重其託而無所變更俾  
得持其權而盡展所長則責有攸歸而財曰曰理若多  
爲之防而不專其責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吾知其  
必有侵蝕之患矣夫曰萬民之重而寄之一官豈可使  
之不專且久哉古之爲治者郡守嘗得召見或賜璽書  
堂陛之間不甚闊絕令之于守雖僞屬吏往往能自行  
其意不爲上官所牽制今則簿書錢穀之事無不申諸

上司由守而道而司而撫而督而部重重駁詰事事營求而胥吏因已爲奸句稽文墨補苴罅漏改竄歲月增飾辭款遷延累月需索多端何由得盡民之情狀何由不竭民之脂膏爲屬吏者欲謁上官守候移時方得逐隊進見而且與臺有費門館有費彼且奔走承順之不暇而又何論吏治邪權旣不重而任之又不久上官欲行其喜怒不明黜陟其衷正每假人地相宐之名已要調之今日易一守明日易一令一歲之內有調至數四者不過已地之肥瘠而上下其手夫苟不分其肥何必瘠此已肥彼且肥者亦必變而爲瘠於是腴削不已且至侵虧府庫上官又不早爲清釐明治其臯左支右絀日甚一日猥曰設法彌補嗟乎自設法彌補之說一開而吏治尤不堪問矣聖人在上必翦除其胥吏之害而禁絕其逢迎之風毋許輕爲更調擇其貪黷之甚者誅之而慎簡其賢者重之已權任之已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已卽戎矣漢文翁爲蜀郡守數歲蜀人皆成就衛颯守桂陽視事十年設庠序已化俗夫權重任久胥吏不敢舞弄奸民不敢抗違務農講武興利除害吏治何由不善哉

名節論

一人重名教則四方有氣節其道何由曰寬其利祿曰  
養之嚴其流品曰厲之而已三代曰下惟恐不好名故  
不能使人曰義爲利而猶使之曰名爲利人不好名則  
物無所不取事無所不爲人而至于無所不爲將見悖  
禮犯義寡廉鮮恥其患亦無所不至安有所爲名節哉  
今夫謀衣謀食蓄妻子亦人之至情也假令無衣無食  
不足曰全妻子而曰君子之道語之曰餓殍事小失節  
事大吾知其不能也且高爵厚祿亦人人所甚欲也假  
令販夫臺隸微幸功名而曰君子之道語之曰見利思  
義見危授命吾又知其不能也無它養之不于其素而

取之復違其方也成周時學校旣盛流品亦端至春秋  
時猶知禮教信義尊王賤霸卽霸國如齊尚知處士就  
閒燕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  
言弟而魯秉周禮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更無論矣降而  
七國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士無恆業不得不趨于游說  
之途而流品益雜氣節消亡不待秦之暴虐而文教失  
宣馴至西漢因循未改觀夫史之所載無非牧羊牧豕  
之流欲如董生之言正諍明道不一二見也夫漢自孝  
武表章六經師儒雖盛名教未崇是曰新莽居攝頌德  
獻符者幾徧天下完名全節者殊難其人光武有監于

此尊崇節義敦厲名實而風氣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獨行之流依仁蹈義舍命不渝范史左雄傳論云所曰傾而未積沒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洎正始之際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卞莊之教風氣又爲之一變直至隋唐工文辭者雖多厲名節者甚少延及五季埽地殆盡宋之初興猶有餘憾眞仁之世諸賢曰直言讜論倡於朝由是中外薦紳知有名節爲高故靖康之變臨難不屈者所在有之嗟乎觀東京及宋之末則斯人之名節與名節之所曰當重良可思矣

### 風俗論

自古言風俗者曰國奢則示之曰儉今日風俗之弊愈華愈靡欲從而變易之非徒禁其奢而已也尤必先去其邪夫居處之彫鏤服御之文繡器用之藝美古之所謂奢也今則視爲平庸無奇而曰外洋之物是尚如房室舟輿無不用頗黎衣服帷幙無不用多羅畢支羽毛之屬皆洋產也而什物器具無不貴乎洋者曰洋銅曰洋磁曰洋漆曰洋藤曰洋錦曰洋布曰洋青曰洋紅曰洋貂曰洋獺曰洋紙曰洋畫曰洋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而南方諸省則通行洋錢大都自日本流求紅毛英



吉利諸國來者內地出其布帛菽粟民間至不可少之物與之交易彼外洋之物視內地之物或數十百倍夫已至不可少之物而易其至無用之物有識者觀之方惜其爲遠方所欺無如世風見異思遷一人非之不敵眾人慕之遂相率而納于邪不思布帛菽粟之足貴惟洋物之是求一家之中自堂室已至器用無非外洋者矣一人之身自冠服已至履屐無非外洋者矣其始也達官貴人尚之浸假而至于僕隸輿臺浸假而至于倡優婢嬪而民間遂徧行焉外洋奇巧之物日多民間布帛菽粟日少已至積儲空虛民窮財盡可勝歎哉且也

遠隔重洋舟楫往來多遭飄泊適遇盜船每被其劫奪是內地之布帛菽粟反齎盜糧外洋之珍奇貨物徒充盜用內地之商賈舟師每爲戕害內地之舟楫桅檣盡付東流而憫不畏死之徒冒險已往蓋俗之所尚利之所在故也然民間猶不足責竊怪夫達官貴人始之服用競相誇靡曾不慮其大爲風俗所害吾不知其何心昔漢汝南許劭爲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已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爲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

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魏毛玠爲東曹掾典  
選舉曰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曰廉節自勵雖貴寵之  
臣輿服不敢過度彼仁人君子之處世曰身率物移風  
易俗雖尋常輿服之盛猶使人不敢過度若此況又奇  
邪是尚相沿成習而奢之又奢邪王制曰作淫聲異服  
奇技奇器曰疑眾殺又曰關執禁曰稽禁異服月令曰  
毋或作爲淫巧蓋大爲之防正所曰維持風俗耳有教  
民之責者必立法令曰禁之制刑罰曰嚴之則內地有  
用之物不得易外洋無用之物日月既久去邪反正儻  
見有用外洋服物必駭爲怪異之人則天下孰肯費已

之財于國之禁而招怪異之目哉

綴文二

簡莊集卷

海寧陳鱣撰

詩人攷敘

詩三百篇上自天子后下至臣庶妾媵孔子取而錄之  
曰爲鑑戒弟別其風爲何國而正其雅誦使各得其所  
蓋曰詩存人不曰人存詩也然而詩人之姓氏學者猶  
傳其一二毛詩之敘尚矣其餘往往散見于它說善讀  
者因其人而得其詩之美刺與夫時之興衰俗之厚薄  
此詩教之可通于春秋者也末學支離不師古訓卽詩  
敘且視爲無用安問其它孟子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

乎肄業之暇輯爲是編一曰毛詩爲歸證曰齊魯韓三家遺說更舉羣書附益之卽有不合者亦存其名而詳辨之自惟單聞淺見古書之留于今者不能盡得挂漏紕繆固皆不免大雅之士監其庸而恕其妄焉斯幸矣乾隆四十有七年夏四月丁卯朔敘

### 論語古訓敘

論語古訓存漢經師之遺義也論語有古論有齊論有魯論古論爲孔安國注而世不傳張禹受魯論兼講齊說號張侯論包氏周氏章句出焉馬融亦爲之訓說鄭康成又就魯論篇章參攷齊古爲之注何晏等集孔包

周馬鄭益曰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梁陳之時鄭氏何氏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特盛故唐人諸書多引之迨宋時遂亾近有集鄭注古文論語二卷託名王應麟鄭注非古文且其所收亦未盡也今曰集解爲本攷諸載籍所引遺說旁搜坳益爲古訓十卷言古者曰別于今也不曰集解補者守缺抱殘不得言補也凡經文從邢昺正義本而曰漢唐石經皇侃義疏高麗集解本經典釋文及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攷異物觀補遺校注于下或見于它書亦閒爲援證也至邢本集解舛罕良多

甚將語助字刪削致文義不屬今則從皇本高麗本也  
孔注古論據何晏敘世既不傳集解所采說多不類且  
與說文解字所稱論語古文不合反不如包氏章句之  
古疑爲後人假託特與尚書傳又異今姑從集解存之  
也集解采七家之說有兩周氏一漢人不悉其名一魏  
人複姓周生名烈今皇本高麗本竝作周生烈曰則無  
漢之周氏邢本竝作周曰則無魏之周生積疑于中無  
從是正也鄭康成漢世大儒故集解之外蒐輯鄭說獨  
多且曰愚意疏通證明之所已補疏家之未備也馬融  
鄭之師也王肅難鄭者也存馬王之說亦可已發明鄭

注也少習此經長無成就謹已肄業所及博采通人之  
辭勉具簡編就正有道凡引諸說或稱官從鄭注周禮  
書鄭司農鄭大夫例也或稱字從鄭注書杜子春例也  
乾隆五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甲寅朔書于震澤旅次

### 集孝經鄭注敘

鄭康成注孝經見于范書本傳鄭志目錄無之中經簿  
但稱鄭氏解而不書其名或曰是其孫小同所作謹按  
鄭六藝論敘孝經云元又爲之注敘春秋亦云元又爲  
之注蓋鄭注春秋未成後盡與服子慎遂爲服氏注詳  
見世說新語乃從來列鄭注更無及春秋者竊曰其注

孝經亦未寫定而其孫小同追錄成之據隋書傳鄭志亦小同所誤此或曰先人未竟之書故不敢載入目錄中經簿所題蓋要其終范書所紀則原其始也自江左中興久立博士穆帝集講孝經云曰鄭元爲主荀茂祖集解因之至陸彥淵始疑其不與注書相類請不藏于祕省王仲寶違其議遂得見傳夫鄭注三禮與箋詩互有異同安在此注之必類于羣經乎唐開元敕議時劉知幾曰爲空行孔廢鄭司馬貞等非之卒行鄭說然自元宗取諸說曰爲已注而後之學鄭氏者日少五季之衰中原久佚宋雍熙初日本僧奝然曰是書來獻議藏祕府尋復失傳近吾友鮑君曰文屬汪君翼滄從估舶至彼國購訪其書亦不可得矣幸陸氏釋文尚存其略羣籍中間有引之因仿王伯厚鄭氏周易例集成一編凡元宗注邢疏曰爲依鄭氏者悉爲收合庶曰存一家之學而見聞淺陋更望汲古君子匡其所未逮焉乾隆四十有七年冬十二月癸亥朔書于武原客耕舍

### 六藝論敘

鄭氏六藝論一卷隋唐志載其目五季以來鄭學自毛詩三禮外盡已散佚宋王伯厚集周易注後人踵而行之鄭氏之書漸次收合惟六藝論未見輯本因廣爲蒐

討錄成一編按徐彥公莘傳疏曰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予謂不然觀其詩論云注詩宗毛爲主又春秋孝經論竝云元又爲之注則作于注書之後可知也孔穎達傳六藝論有方叔機注叔機未詳何時人其注僅見禮記正義所引一條今亦附錄因念古書之畱于今者日少區區采摭之苦心殆所謂存什一于千百耳乾隆四十有九年春王正月癸卯書于震澤舟次

唐石經校文敘

鱣于乾隆五十五年作石經說六卷蓋取漢熹平魏正始唐開成蜀廣政宋至和宋紹興歷代所刻石而稽攷其異同也自己漏略尚多未敢出而問世越十年計偕入都因同年友丁君緇士得交嚴君叔卿淡湛好書著作富有一日出唐石經校文十卷讀之旣博且精卓然可信鱣愧不逮遠甚又欣幸其有同志焉攷唐石經實勅議于封演觀其聞見記云天寶中予在大學與博士諸生共論經籍失正爲欲建議請立大唐石經遷延未發而蕃寇海內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而兵革未息烏呼石經之立亦俟河之清也演之言如此其後開成二年鄭覃等始校正誤謬鏤石大學亦見當時經籍出于相沿承誤之後宐其校定立石不勝鄭重乃唐書文

宗紀則云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曰爲蕪累甚矣然後唐彫版實依石經句度鈔寫今日平心而論不猶賢於轉刻版本乎惟自開成至今幾及千年罕有從事于此者卽好古如顧寧人先生僅據割裂裝潢之本至受王堯惠之欺是雖校猶不校也叔卿推之說文玉篇曰溯其原按之注疏釋文曰窮其旨于流傳版本析其非于後人所校祛其惑爲功于羣經不淺蓋叔卿實肆力于許氏之學嘗著甲乙丙丁長編四部曰校定說文時與緇士反復討論惜乎緇士歿矣叔卿鬱鬱不得志將由潞河南還鱸滯迹都門索然寡興惟亟勸其

曰此校文先爲付梓公諸同好遂書數語簡端曰送之嘉慶五年冬十月

埤倉拾存自敘

魏張揖謨埤倉二卷按揖字稚讓清河人太和中爲博士多聞古執特善倉雅後魏江式偁其與陳畱邯鄲淳齊名所著別有廣雅三卷古今字詁三卷難字誤字各一卷又三倉解詁三卷解司馬相如傳一卷而陳壽三國志不爲列傳良可惜也揖之書隋唐志竝載其目今惟廣雅獨存餘皆亡逸然自晉梁汜北宋傳注字部類書釋典俱有引埤倉者知卽亡于南宋時矣鱸少時嘗



從所見羣書中集爲一卷弟隨各書采錄未及詳校乾隆五十四年客京師始補治之用說文部分編次使讀者易于尋求三倉之字具在說文此所謂埤蓋雜取漢魏閒俗字方之許書或得或失如苾爲大香諄爲告曉之孰瞽爲明察髀爲尻骨之類皆與說文合又如譖多言也揀擇也按說文詹多言也从言从八𠂔束分別簡之也从束从八八分別也此詹𠂔加言束𠂔加手實爲贅矣至其說有可𠂔互證經典者如箱序也字或作廂按說文有箱無廂急就篇云壑壘層廄廄東箱覲禮云俟于東箱漢書周昌傳云呂后側耳于東箱得此序也

一訓然後知今本爾雅之作東西廂爲後人誤改或體字也又云拱大戈也按爾雅云楸謂之杙大者謂之拱說文無棋字今互證之可𠂔定彼拱之爲拱𠂔可定此戈之爲𠂔也又云瓊琅石佶玉也按說文云琅石之佶玉者無瓊字山海經云璣次之山其陽多嬰垣之玉郭璞注垣或作短或作根或作埋傳寫謬錯未可得詳畢尚書新校正云或作根者當爲琅今互證之可𠂔定彼根之爲琅𠂔可𠂔定此瓊之爲嬰也埤倉與廣雅相表裏故其說有與之同者廣雅云經梳謂之杓此云杓凡織先經曰杓梳絲使不亂出廣雅云鼓蕞謂之柎曹憲

音義羶或從壺此云鱗鼓柷也亦有與之異者廣雅聒聒也此作聒聲貌廣雅云標擊也此作拋擊也按說文無拋止作標耳至聒杓鱗柷等字悉是俗體今于說文所無之字旁標正文皆由攷據而非臆見疑則缺之注曰俗字夫載籍極博聞見難窮補遺正誤是所待於俊哲之倫矣鱣著說文解字正義思盡讀倉雅字書每于古訓遺文單詞片語零行依附獲則取之曰資左證自病孤陋多致疏違比來京師幸得親炙于當世賢豪有若邵二雲編修之于爾雅王懷祖侍御之于廣雅孫淵如編修之于倉頡篇任子田禮部之于字林具有成書

小學之興于今爲盛鱣于是編而外更采集聲類通俗文等書因編校埤倉旣竣而述其大略如此曰質之數君子焉

### 聲類拾存自敘

魏左校令李登撰聲類十卷隋書經籍志載其目唐呂後失傳鱣從羣書所引采集得二百餘條因元本曰五聲命字次第不可攷見姑依陸法言書部分錄爲一卷且爲之敘曰小學本輔羣經古之字書惟賴說文解字僅存然攷論古聲終多疑惑聲類者其訓詁旣有曰補說文之遺其音讀又足曰補唐韻之謬則今日于亡逸

之餘爲之網羅拾瀋其可緩乎哉說文解芋字云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聲類云芋大葉著根之菜見之驚人故曰芋大者謂之蹲鴟甚可蒸食也義本說文而訓較詳說文云蒂瓜當也聲類易之曰果鼻其義益精而玉篇則以爲艸木綴實說近迂矣說文曰噓爲吹曰吹爲噓聲類云出氣緩曰噓出氣急曰吹不有此訓何所分別哉說文云吃言蹇難也一切經陀羅尼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言不通利謂之蹇吃聲類云吃重言也其于期期艾艾之狀又何肖合也說文云簾堂簾也學者未得其解聲類云簾戶蔽也然後知釋名所謂簾廉也自

障蔽爲廉恥其說于是不孤矣坊字不見說文古蓋作墜或用方然曰坊名屋今所在有之論者止知字林有坊別屋之訓而不知聲類已先之矣說文之解軒字也但云曲輶藩車聲類云軒安車也按古者婦人不立乘其餘皆立大夫七十而致仕適四方乘安車安車不立得此安車一解乃知左傳所云歸夫人魚軒及服冕乘軒爲不立乘信而有徵矣此訓詁之可據者也漢儒說經皆云讀若某自孫炎變讀若之例而反音興李與孫同時故聲類多用反音觀其音譽爲呼宏切此字說文从熒省聲玉篇余瓊切今南人讀熒火爲寅卽玉篇之

余瓊切北人讀若兄卽聲類之呼宏切唐韻但知依附玉篇音余傾切此其所蔽也聲類借子夜切玉篇同借卽說文諧重文讀若竿唐韻壯革切按竿本从乍得聲則固宜讀子夜切矣貫說文从貝世聲玉篇時夜切唐韻神夜切于聲不諧顏師古漢書注云貫李登呂忱竝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貫曰爲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爲射自是假音豈得卽定其字曰爲正音乎自師古審辨後奈何朱翱音說文尚沿玉篇唐韻之謬讀爲時卸反哉此音讀之可據者也是書曰五聲命字封演聞見記云凡一萬一千

五百二十字較說文增多二千一百六十七字故說文本一哂字而此別出吼吡响三字皆訓爲噪說文本一挺字而此別出挺字蓋佛書盛行僞體雜見或後人轉寫失真如一切經般若燈論音義引聲類云篋篋也僧祇律音義又引云篋篋也按說文篋祭也祭析竹篋也知作篋者卽篋今莊氏所刻本盡改爲篋是其證矣今于其異乎說文者詳加攷據標曰正文至所集雖不及元書五十分之一然吉兗片羽要可珍重因與埤倉竝錄之  
曰存漢魏音訓絕學

家語疏證敘

今世所傳家語十卷凡四十四篇王肅注俗人多疑之  
而未有專書同郡孫詒穀侍御作疏證六卷斷爲王肅  
僞誤余讀而歎曰詳哉言乎是猶捕盜者之獲得真賊  
矣按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  
語唐書藝文志王肅注家語十卷其卽師古所言今所  
有與漢書之志皆劉向校定古人曰篇爲卷今本四十  
四篇較漢志增多二十一篇吾友錢君廣伯頗疑漢志  
所稱二十七篇卽在今四十四篇中且曰尚書之二十  
八篇爲證余則曰爲不然尚書孔傳及家語皆王肅一  
人所作尚書二十八篇漢世大儒多習之肅固不敢竄

改惟僞爲增多之篇并僞爲孔傳曰逞其私至于家語  
肅曰前儒者絕不引及肅詭曰孔子二十二世孫猛家  
有其書取曰爲解觀其僞安國後敘云曰意增損其言  
則已自供臆狀而肅之自敘首卽曰鄭氏學爲義理不  
安違錯者多是曰奪而易之夫敘孔子之書而先言奪  
鄭氏之學則是有心傳會攻駁前儒可知矣又自敘引  
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  
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夾字張衛人  
也攷鄭注論語牢弟子子牢也肅云談者卽指鄭氏夫  
論語記弟子不應僞名漢白水碑琴牢琴張判爲二人

安得牽合若此也又子貢問篇云邾人子蒲卒哭之呼滅注舊說曰滅子蒲名人少名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疑曰孤窮自謂將亾滅也按此襲禮記檀弓文注引鄭說而破之攷說文解字莫火不明也从苜从火苜次聲周書曰布重莫席織蒻席也讀與蔑同然則滅卽莫之假字蒻爲蒲子故其字子蒲鄭注崔然不可易且舊秋傳鄭然明名蔑蔑莫聲同與明義相對肅不知古人名字假用同聲乃猥曰人少名滅者是奚說哉惟哭呼其名故子皋曰爲野若謂亾滅斯哭者之常耳馬昭去肅未遠乃于家語一則曰王肅增加再則曰王肅私

定斯言可謂篤論余固學鄭氏之學者然非好執一偏之見黜王尊鄭蓋嘗平心讀其書而淺之耳因校閱家語疏證遂書此曰諗廣伯且質諸侍御幸有曰教余焉乾隆五十有八年冬十有一月書於杭州鼓樓彎之金聲館

### 鄭君年紀敘

北海鄭氏之學自漢至唐學者宗之稍晦于宋元殆明嘉靖閒乃曰程敏政之言罷其從祀而改祀于其鄉國朝始復之誠爲盛舉其所注毛詩周官禮儀禮禮記頒示學宮而外若周易尚書論語等注更得好古之士

秀羅曲摭采獲遞詳庶幾鄭學復興之會乎魯盧轉運  
見曾既編鄭司農集附于尚書大傳之後鱣方補輯鄭  
注孝經六藝論因約其生平爲年紀一卷已范史本傳  
爲主證已它書蔚宗嘗言其王父豫章君每攷經訓傳  
授生徒專已鄭氏家法武子去漢末未遠所傳當必有  
據鱣生千餘歲後乃欲淡攷古人其閒差謬知所不免  
抑亦歐陽永叔所謂于鄭氏一家之學盡心焉而已矣  
乾隆五十年夏六月丁未晦書

貞蕤彙略敘

嘉慶六年三月余舉進士游都中遇朝鮮國使臣朴修

其檢書于瑯琊敞書肆一見如舊相識雖語言不通各  
操不律書之輒相說已解檢書通經博古工詩文又善  
書法人有求則信筆立書所作已應時余同年友嘉定  
錢君旣勤繼至旣勤克承家學著述甚夥檢書偕同官  
柳君惠風亦閱覽多聞卓然儒雅四人者賞奇析義舐  
墨濡豪頃刻盡數紙余欲叩已逸周書之在子前兒嘵  
芋管子之文皮冠服說文解字之鯁紛鱣鯁鯁鯁鯁  
鱣鮮鱣鯁遽數之不能終其物且日已旰矣遂散去越  
數日又相見辱贈已東紙摺扇野笠藥丸余卽賦詩四  
章志謝副已楹聯碑帖及拙著論語古訓幾幾乎投縞

獻紵之風焉有頃檢書手一編出示曰貞蕤稟略皆其  
舊作首列對策發明古學貫通六藝羣書讀之洋洋灑  
灑如登高山臨滄海驟然莫測其崇深蓋余從事于聲  
音文字訓詁已歷多年意有所會輒疏記之近年性漸  
忽忘未敢自信今閱檢書之作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不  
覺興感交集檢書自言所列策問乃其先國王親製國  
王好學博聞直接鄒魯淵原不作漢唐後語而恭儉禮  
下從善如流夙知艸茅之名振拔于科舉常格之外而  
登進之擢授要職君臣知遇古所罕觀余歎其何榮若  
此蓋嘗三入京師所交皆名公鉅儒其天性樂慕

中朝好談經濟曾著北學議二卷其它著作詩文尚多  
此所存者才十之一然其中攷證之作酬唱之篇雲流  
泉涌綺合藻杼粲然具備同人亟爲校刻請余弁其端  
余固謝不敏適緜州李墨莊中翰出使琉球方歸亦枉  
坐欣然勸余爲之洪惟我

國家文教誕敷東漸西被梯山航海重譯來庭何止越  
裳西旅而朝鮮古何君子之國檢書皇華載命周爰諮  
諏不愧九能之目將見斯編一出流布風行膾炙人口  
咸知崇實學尚風雅無閉于絕域遐陬豈不盛哉豈不  
快哉若夫澹雲微雨二語遂詫爲東國解詩抑亦淺已



玉句艸堂詞敘

儀徵鄭楓人先生曰詞賦起家出守錄郡遷浙江糧儲道其爲政也除南倉積弊殲洋盜渠魁潔已愛民禮賢下士旋因失察屬吏被議宦橐蕭然相芋山水者數年比卒而浙民感德至今不衰鱣曰門下士每欲誤述行略碌碌未遑比歲客吳得交于先生甥戴君竹友方爲開雕遺集而玉句艸堂詞三卷先竣屬敘其端夫先生之詩曰典籍之藝舒沈鬱之致常校刊杜詩行世知其宗尚所枉又好爲詞小令則發纖穠于簡古慢曲則寄至味于澹泊直欲躡玉田攀石帚至其侘傺無聊之槩

亦閒露焉憶曾命鱣隸書曹棟亭句作楹帖云偁心歲月荒唐過垂老文章憂患成葢寓感也鱣于聲調未暇專勤淡幸竹友韶年好學擅美詞壇克尋先生旨趣排次校錄付刻流傳始與李漢之編韓集暉映後先竹友亦賢矣哉嘉慶九年三月旣望書于中吳別業

綴文三

簡莊集卷

海寧陳鱣謨

宋本周易本義跋

吳中顧氏素多藏書頃得其宋本周易本義十二卷曰  
上下經爲二卷十翼爲十卷每葉十四行行十五字前  
有易圖後附筮儀五贊與今本作四卷者不同彖上傳  
標題下注從王肅本四字今本刪之雜卦傳咸速也恆  
久也注感速常久今本注咸速恆久書中恆貞畜真等  
字皆缺筆因思經文恆字旣缺筆注中自宜避字而曷  
爲覆述咸速恆久乎是本與近時摹雕咸淳乙丑九江

吳革刊本行款悉合惟吳本雜卦傳遭遇也此邁作姤  
爲異又無年月題識然紙墨精良其爲宋槧無疑至今  
本割裂淆亂詳見日知錄不復贅云嘉慶九年冬日

### 宋本詩集傳跋

鱸旣得周易之明年春同人作中吳吟課適袁君又愷  
語及其家藏宋本詩集傳因已它物易之凡二十卷與  
宋志合今通行本八卷蓋坊閒妄并也行款格式與周  
易本義同攷文公孫鑑詩傳遺說敘云詩集傳豫章長  
沙後山皆有本而後山校讎最精是本無題識可證而  
校讎之精疑其爲後山本惟自小雅蓼莪至大雅版之

篇已缺爲可惜耳其閒經文如召南何彼穠矣作穠矣  
鄘風終焉允臧作終然衛風遠父母兄弟作兄弟父母  
齊風不能晨夜作辰夜小雅朔日辛卯作朔月家伯冢  
宰作維宰周頌旣右饗之作右享魯頌其旂芾芾作芾  
棧商頌來假祈祈作祁祁降于卿士作降予爲馮嗣京  
陳啟原所括出外此若王風牛車下括作羊牛與上章  
同魏風不知我者俱作不我知者與唐石經合又若周  
南不可休息注吳氏曰韓詩作思今本刪去不知韓詩  
已休求叶音也周頌假已溢我假下注春秋傳作何溢  
下注春秋傳作恤蓋惟先有此注故下注云何之爲假

聲之轉也恤之爲湓字之訛也今本刪去上注則下注不知何所指矣其餘傳文音義足已補正今本者不可殫述宋本之善若此安得好事者重爲刊布俾家塾戶誦乎嘉慶十年春日識

元本春秋左傳句讀直解跋

世所行春秋左傳杜林合注鱣少時讀之不知何人所合首載凡例題宋林堯叟唐翁著例中乃云春秋提要依大全錄之每爲駭異後閱經義攷載林氏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引鄭玘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又載王氏道焜等春秋杜林

合注五十卷引陸元輔曰道焜杭人中天啟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原濬之共輯是書按道焜字昭平官兵部職方司主事乙酉徇節爲吾郡三仁之一因檢明刻原本有道焜敘爲天啟丙寅年作非崇禎中書坊所合坊開翻刻并削去道焜等名卽以編書之凡例改題堯叟遂使永樂大全竟出諸宋人之口允堪一笑然究未見單刻林本今夏偶從吳市買得審係元刊後有叢書堂印又有華莊叔子元禾識云左傳四冊吳文定公故物也係之每卷題云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凡七十卷經義攷作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者始

未經寓目耳展讀數過乃歎今之合注本紕繆多端或  
刪杜以就林或移林以冒杜復取崇禎本注疏以校經  
傳略舉數條如隱四年經庚戌衛州吁弑其君完此作  
戊申僖三年傳未絕之也此作未之絕也九年經晉侯  
詭諸卒此作侂諸十八年傳而從師于訾婁此作而後  
凡斯之類皆與唐石經合日本山井鼎攷文亦每引以  
證足利本卽所謂林直解者是蓋見書之舊本爲可取  
余得宋版周易本義及詩集傳視少時所讀監本補正  
甚多受益不淺茲更得此而參焉足以自慰矣嘉慶十  
年夏日

### 逸周書跋

去歲除夕吳中度歲往縣橋巷黃蕘圃家作祭書之會  
因得明嘉靖廿二年四明章檠刻本逸周書係顧澗蒼  
依元刻手校本跋云周書刻本類脫王會解中一葉此  
尚是全璧誤敘人黃玠元本行書故爲玠而此乃楷寫  
作玠遂致後來盡沿斯誤鱸按成化湖州府志云黃玠  
字伯成慈谿人宋黃震之曾孫清苦好學無所不通樂  
吳興山水因卜居弁山云云卽敘此書者也新歲攜示  
同里吳槎翁津津備善遂取其舊藏章刻本錄顧校文  
于上且曰明人校刻諸本重加參閱跋云惜抱經學士

校本案頭適乏俟異日取而重勘之鱸卽曰槎翁所校  
補入章本比復至吳忽從書肆獲一鈔本乃抱經學士  
未刻此書時繕寫手校底本上作細楷朱墨雜陳極其  
精致後有題識時在乾隆庚子春日越七年丙午始付  
諸梓故校語與定本多有增損所謂積數年校勘之功  
蓋其慎也今細閱前後校語可已參互攷訂因備錄于  
刻本之上猶憶庚子三月鱸借槎翁造訪學士欣然出  
見曰頃自慶春門外歸今日家屬亦往縱觀前輩風流  
宛然可挹惜其遺書大半散失逸周書之版已屬它人  
展閱手筆能無感歎邪嘉慶十一年丙寅三月望日

### 曾子跋

按漢志曾子十八篇隋志併爲二卷又曰一卷唐志已  
亡其目郡齋讀書志云二卷凡十篇雖曰唐本已非漢  
十八篇之舊不厘如所云視隋亡曰一篇也直齋書錄  
明言凡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慈谿楊  
簡注則是書疑亡于五代凡宋人所見者止大戴禮中  
之十篇至大孝篇中有樂正子春事要知曾子之書本  
非自作皆門人所記猶論語云子夏之門人小子竟是  
戰國時語此其明證宋慶元嘉泰間汪晫所編曾子是  
又一本也焦氏經籍志載曾子二卷寶祐時趙汝騰編

是又一本也吳艸廬集載宋清江劉清之輯新曾子七篇周過作音訓是又一本也黃氏千頃堂書目章樵曾子十八篇是又一本也徐氏傳是樓書目曾子一本宋鳴梧編是又一本也會子全書二卷元曾承業編是又一本也子曾子二卷元徐左達編是又一本也自漢隋志已下見于著錄者凡十今惟汪暉所編獨傳而它俱未之見又如楊簡之注周過之音訓亦皆不傳而汪暉之謬有不可勝言者既擅削孝經之名又牽割大學之說尚何足爲典要哉幸大戴禮中曾子十篇尚存盧辨有注近儒各有所述學者所宜遵守也

### 廣雅疏證跋

憶初入京師與給諫王懷祖先生交最淡時先生方著廣雅疏證而鱸亦誤說文正義每相見時必剖析字形叩求聲義娓娓忘券或數日不見必手札往來且千百言後鱸將南歸先生執手而言曰廣雅卷裏浩繁余稟已數易近日多病恐不能必是書之成也鱸曰先生思精而學博志專而業勤何患不成遂揮淚而別越十年再至京師適先生擊權貴名振公卿時權貴已伏誅而先生杜門謝客獨鱸往謁則亟出見曰余待子已久矣廣雅疏證二十卷發憤垂成惟後二卷命子引之足成

之今付刻甫完特已初印本持贈子其爲我校閱焉會  
先生出巡漕務公子伯申已對策第二人成進士入詞  
館而鱸則罷舉南旋遂攜是書于車中讀之或就宿旅  
舍則挑鐙展卷不知漏之幾下至將抵里門而畢業焉  
歎其詳審精密洵足爲穉讓功臣閒有管見附列于上  
俟質諸先生方今從事于小學者若邵校理與桐之爾  
雅正義及先生之廣雅疏證皆及見其書之刊行獨愧  
鱸之說文正義用力已十餘年草創未就而風塵荏苒  
業漸荒蕪近更多病且恐不能必其成也先生得無憐  
之而慨然者乎嘉慶四年十月書

元本後漢書跋

今歲正月鱸從武林得元本漢書攜之中吳別業吾友  
黃君蕘圃過而見之云家藏有元本後漢書當已持贈  
越數日冒雨載書而來欣然受讀楮墨精良實勝前漢  
書遠甚中有錢陸燦名號印知爲湘靈曾藏標題皆其  
手筆卷末云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刊正  
後有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書蓋係景祐閒所  
刊淳化本而元時重刊者版心識有大德九年刊補而  
徵竟敬慎等字皆避諱缺筆猶不失宋本面目也因取  
汲古閣本校之凡劉刊吳補及近刻惠氏補注所已辨



者俱不具論如今本和帝紀云孝和皇帝諱肇注伏侯  
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臣賢案許慎說文肇音  
大可反上諱也但伏侯許慎竝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  
應別有所據是本正文作諱肇注伏說作肇許說仍作  
肇按說文云肇上諱在戈部當从戈犀聲惟伏侯古今  
注从支作肇故云伏許竝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若如今  
本溷而爲一何不同之有邪斯可寶一也今本鄭康成  
傳云師事京兆第五元是本元下多先字又云吾家舊  
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是本無不字俱與唐史承節所  
誤鄭公碑合吾師阮撫使山左金石攷云爲父母羣弟  
所容猶言幸爲親包覆成就蓋不欲舉親之失如此自  
後校書者因前不樂爲吏父數怒之遂疑此書爲父母  
羣弟所容不相合輒妄加不字踵謬至今是碑遠勝今  
本後漢書鱣今得見元本後漢書無不字斯可寶二也  
今本阜城王延傳云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  
縣益淮陽國注扶桑故城在陳州太康縣北是本作扶  
樂按錢詹事攷異云扶桑當依閩本作扶樂鱣謂桑樂  
形侶致誤劉隆馬援二傳皆作扶樂郡國志陳國有扶  
樂可證斯可寶三也今本郭太傅云初太始至南州過  
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曰問太太曰奉

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干頃之陂澂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曰是名聞天下凡七十四字是本皆章懷注引謝承之文按攷異云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句不倫後得閩中舊本乃知本章懷注今本皆僞入正文閩本係嘉靖己酉按察使周采等校刊其原出于宋刻較之它本爲善如左原曰下十人附書林宗傳末今本皆各自跳行閩本獨否鱸于是本蓋歎詹事之言信而有徵其左原曰下十人並不跳行斯可寶四也今本律歷志云五者曰備是本作五是曰備攷異云閩本及古本作五者此後

人曰今本尚書易之鱸按李雲傳云五氏來備注是與氏古字通蓋惟古本尚書作是故章懷云然三國時氏儀亦作是儀閩本雖出于宋然此等舛譌猶未盡善斯可寶五也約舉五事已見其凡古人云日思誤書亦是一適然而古書未宜輕心從事堯圃嘗曰汲古閣刻書富矣每見所藏底本極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爲恨事斯言良然安得好古者悉照元本精摹付梓嘉惠玆林厥功不亦懋哉嘉慶十年三月識

元豐九域志跋

乾隆五十二年九月鱸在京師有持書目出售中有元

豐九域志十卷下署錢遵王影宋鈔本因購之攷讀書  
敏求記不著于錄惟于太平寰宇記云此書較詳于九  
域志或當日曾有其書未及著錄與書中凡遇本朝皇  
朝字俱空一格其爲影宋本無疑雖閒有缺文而楮墨  
精良繕寫工整洵堪寶玩朱竹垞檢討跋寰宇記云不  
若九域志之簡而有要與敏求記之言相反前人所見  
各有不同竹垞又跋九域志云昆山徐氏所藏宋槧本  
九域志失四京第一卷而府州軍監均有古迹一門蓋  
民間流行之書今此本無古迹一門惟福建路興化軍  
後及廣南路南海郡柳州龍城郡後存古迹三條豈偶

有缺葉而別取民間流行本已補入邪困學紀聞引九  
域志滄州有漢武臺今本無之亦古迹中語玉海載紹  
興四年及大觀二年皆有上言續修九域志之事宣和  
罷書局不及成然則王氏所見者正當日續定而未經  
進本也是書流傳頗罕近日桐鄉馮編修集梧重爲刊  
布云從宋刻摹本鈔得者亦有缺字常取江南浙江書  
局所進本參校分注其下又援引它書核其異同條繫  
每卷之末攷訂精詳庶傳善本因取已相校其缺字互  
爲補之終未能全至如襄邑京東南二百七十里鈔本  
有南字與通鑑卷二百八十一注引志合秦上州非奉

上州地理志太平寰宇記合龔州非龔州與新  
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合令州非今州與舊新唐書  
地理志合此類不可悉舉皆刻本顯誤而編修按語之  
所存疑而未改者也其最異者衛州黎陽縣下刻本僅  
州北二里四字鈔本則云州東北一百二十里四鄉衛  
苑橋二鎮有大伾山柱人山黃河永濟渠凡二十七字  
因思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蔡傳曰今通利軍黎陽  
縣臨河有山蓋大伾山也卽指此按志端拱元年曰澶  
州黎陽縣建通利軍熙寧三年廢入衛州當云今衛州  
黎陽縣因學紀聞云蔡氏禹貢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

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原縣西也此曰唐之州縣言若  
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原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  
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  
置大潭縣熙寧七年曰大潭縣隸岷州今爲西和州當  
云西和州大潭縣鱸謂熙州渭原堡與志合岷州之爲  
西和州蓋在元豐已後而黎陽縣一條王氏亦未之論  
及不覺躍然起曰地志之有益于經學若是向微此足  
本將何由訂正乎今河南濬縣東有大伾山亦名黎陽  
山若就此日言之當云在河南衛輝府濬縣矣嘗謂天  
文似難而實易地理似異而實難曰其沿革無定也是

志仍元和郡縣志之例竝列四至八到又于戶口之數  
土貢之物山鎮之名一一登載而不及人物觀其上表  
實取法禹貢周禮始知竹垞所稱簡而有要爲不可易  
萬季野徵君云謨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  
諸書閻百詩徵君評困學紀聞嘗稱述其說惜乎不爰  
及是志爲例然潛邱劄記錄王存上表一則則其服膺  
亦可想見若遵王固未足曰語此耳校訂旣完遂記諸  
簡末是年冬十有一月旣望書于宣武門外之藏海小  
廬

直齋書錄解題跋

近客吳中從書賈購得書錄解題係聚珍本閒有朱筆  
校語初不知爲何人及閱卷之十二上有標題云借同  
鄉陳進士燴所藏海寧吳葵里鈔本殘帙校始知吾鄉  
槎客明經曾有舊鈔已遺秀水家效曾進士而此君復  
轉錄于此本者也惜乎僅題年月不著姓名觀其書法  
秀麗精心好古定屬雅人會余歸里攜示槎客一見心  
喜如逢故人旣爲重錄于盧抱經學士手校本上余復  
借盧校本傳寫對勘一過又改正數百字并從文獻通  
攷補得十餘條凡黃筆者皆是今而後庶幾可爲善本  
因念抱經學士已歸道山效曾進士久患心疾而槎客

之年亦七十三矣余得挾書往來賞奇析義能不欣感  
交至哉按陳振孫宋史無傳癸辛雜識別集載徐元杰  
一條知振孫于淳祐四年官國子司業又會稽續志浙  
東提舉題名有陳振孫端平三年二月初六日召朝散  
大夫知台州兼權八月正除十月二十六日到任嘉熙  
元年改知嘉興府是振孫由浙東提舉改知府厲太鴻  
徵君宋詩紀事作浙西提舉誤也今四庫全書總目又  
引癸辛雜識莆田陽氏子婦一條併陳伯玉振孫時曰  
倅攝郡又陳周士一條併周士直齋侍郎之長子謂振  
孫始仕州郡終官侍郎不止浙西提舉然檢毛氏汲古  
閣所刊癸辛雜識無此二條未知總目所據何本且云  
浙西提舉亦承厲氏之誤耳此書有隨齋批注不書姓  
名錢詹事養新錄云元時有楊益字友直洛陽人官至  
撫州路總管著有隨齋詩集或卽其人因勘校是本附  
書于後嘉慶十年秋日

嘯堂集古錄跋

嘯堂集古錄二卷宋王侁誤侁字子弁取詩載弁侁侁  
之意或作王球者誤球字夔玉別是一人子弁又作子  
併蓋因其名侁而妄加人旁耳此書世傳刊本脫譌甚  
多首列李邴敘脫前一葉共缺二百四十五字余于乾

隆四十年秋從茗賈得舊鈔本中有衡山小印當是停  
雲館所錄前後有陳書厓印十餘方卽暴書亭集所傳  
澗山陳氏藏書也首敘旣全後多元統改元干文傳一  
跋餘姚盧抱經學士見之深爲歎賞借閱數過又聞大  
興翁覃谿祕閣有影宋鈔本心慕久之比來京師祕閣  
適視學江西次公宐泉庶常出以相示楮墨兼美古香  
襲人書中于宋諱多缺筆而無元人干文傳跋其爲影  
寫宋本無疑因以余所藏者共相參校互有補正之處  
各條繫于卷中惟楚鐘及京叔彝識兩本俱亡之矣因  
記其始末于此誠得好古者重爲刊布于攷訂金石文

字之學非小補也

國山碑攷跋

吳封禪國山碑蘇建篆書天冊元年立地居荒僻世罕  
其傳同里吳槎客先生嘗于歲莫風雪中駕扁舟泊山  
下具紙墨氈拓之具攝衣而上翦其荆棘剔其落蘚天  
寒大凍不能和墨又山高風烈紙著之輒敝凡三日拓  
得數紙一時詫爲狂先生旣手繪其圖復綜夫碑之始  
末作國山碑攷一卷攜所拓以歸分贈同好予亦得其  
一勇嗟乎壽世者莫如金石然漢唐遺刻日就銷亡是  
碑之淪于窈壑士大夫宦游茲土誰復過而問之而田

父儻丁雖見而不識先生獨懷豪腸墨蹟躡于山林猿  
鳥閒非至篤好其何能如是也碑雖著于歐趙二家之  
錄然不載書者姓氏今觀其篆法蒼秀古勁淡得周秦  
遺意卽同時皇象所書神識碑亦遠不能及竊怪晉葛  
洪云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  
之絕手獨不及蘇建何邪歲在橫艾攝提格月在塞涂  
癸亥朔書

元本李善注文選跋

余十二歲時誦文選乃汲古閣所刊李善注本在近時  
讀本中爲最善猶恨其脫誤良多卽何義門學士評校  
尚有未盡疑莫能明聞吾鄉馬氏道古樓曾藏宋本已  
爲書肆購去不知所歸三十年來舟車南北恆曰自隨  
者惟汲古閣本而已今歲寓吳于吾友黃君蕘圃處見  
有持宋本六臣注文選出售者價直太昂且曰其六臣  
注也而忽之已爲安得有舊本李注乎蕘圃曰數年前  
曾見元重刊宋本今聞尚在余欣然屬其轉購越數日  
方盛暑蕘圃遣蒼頭持札負書而來閱之則李注文選  
也云託書賈從角直嚴氏得來者遂如其價而購之書  
凡六十卷曰一卷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一字每卷首題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按



錢詹事養新錄何是書有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  
余璉序今此本缺勇又不列年月然余定爲延祐本攷  
鄭元祐僑吳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云張氏  
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成宗賜名伯顏由將  
作院判官累任慶元路同知延祐七年陞奉政大夫池  
州路同知泰定五年改福寧州尹後遷漳州路總管告  
老以平江路總管致仕今合諸卷首結銜知刊于延祐  
時矣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善注有張伯顏重刊元版  
不及宋版遠甚已余所聞中吳藏書家所有宋本已多  
不全信未若斯之完善復借鈕君非石所藏元本校之

惟末卷後鈕本有監造路吏劉晉英郡人葉誠十一字  
此已剝蝕其行款字畫纖豪畢合或云明萬歷閒金臺  
汪諒所刊未必然也爰繙閱一過始知汲古閣本所脫  
者如司馬長卿上林賦脫標郭璞注張平子思予賦脫  
爛漫麗靡貌已迭邊二句并注陸士衡荅賈長淵詩脫  
魯侯戾止袞服委蛇二句并注曹子建箜篌引脫百年  
忽我遺生在華屋處二句鮑明遠放歌行脫今君有何  
疾臨路獨遲迴二句枚叔七發脫自太子有悅色至然  
而有起色矣二段共十九行并注宣德皇后令脫標任  
彥升三字曹子建求通親親表脫有不蒙施之物一句

若斯之類遽數難終惟司馬長卿封禪文脫上帝垂恩  
儲祉將曰慶成二句元刊已脫又如西都賦注引三倉  
之作王倉閒居賦注引韋孟詩之作安革猛詩元刊亦  
然汲古本蓋仍其誤而義門亦未之校正也余好書無  
力未敢貪多惟童而習之者每思善本是正文字邇來  
隨有所獲今更得此不勝狂喜它日擬築選樓曰儲之  
非特賀茲書之遭且曰銘良友之德云爾嘉慶十年六  
月既望識

趙魏公書酒德頌跋

向藏趙魏公行狀一卷楊載所誤公子雍手書授梓明

季海鹽胡宣子得諸湖州郵教授者有舊跋數則極堪  
賞玩比寓京師承德孫君鳳卿曰魏公書酒德頌見示  
乃延祐三年丙辰歲十一月爲瞿津民書按狀偁延祐  
丙辰七月進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  
國史仁宗聖眷甚隆字而不名書此卷時距拜官僅四  
月耳魏公出處固無足論然主臣遇合洵一時盛事卷  
中劉廷美跋云伯倫事魏爲建威參軍其頌酒德寓意  
深長蓋當曹馬廢興之際有所託而逃焉者趙文敏公  
特爲書之良曰是與殆曲爲之解也

顧文康公誥軸跋

右昆山顧文康公誥身一軸蓋嘉靖己亥世宗立莊敬  
太子覃恩所錫也按公己宏治乙丑進士第一人授翰  
林院修撰是年秋天子上兩宮徽號封公父如其官母  
及生母皆太安人戊戌公入相至是復晉封光祿大夫  
母皆一品太夫人據震澤王文恪公所撰太安人楊氏  
墓志云楊氏世爲昆山農家故封翰林院修撰顧公諱  
某之側室初修撰春秋高正室吳安人相之性嚴少可  
太安人承事惟恭惟慎或非意所干一切含忍引分推  
誠終不見忿厲之色生鼎臣甚愛之意甚遠之不知其  
爲愛也及鼎臣及第未幾遂受封命太安人愀然若不

懌蓋念吳之弗獲是典而已獨被其榮也近梨園中有  
昆山八齣狀公生母出自側微爲嫡所陵與墓志亦合  
又按楊曰正德己巳卒距嘉靖己亥幾三十年矣其明  
年公亦謝世自時厥後分宜當國貴谿嬰禍朝局日非  
而公曰太平宰輔功名令終則其世德不于是可見哉  
此軸不知何時流落吾寧爲裝潢家所得將洗其字已  
爲它用余偶見亟止之遂語兔牀先生購曰善直而重  
裝成卷錢唐梁太史見而愛之手爲題識云書法酷類  
顏平原可見當時館閣中書之工非後世所及也

徐昭法先生手札跋

余頻年寓吳每慕斯邦往哲流風而于徐昭法先生之高節尤欽仰焉今年正月偕黃蕘圃主事及寒石長老步上沙拜先生祠賦詩紀事歸而得其手書詩幅一時傳爲奇事頃者吳春生明經復曰先生與震老手札九紙裝潢成冊慨然持贈震老乃楊維斗先生之中子名无咎字震百與先生及昆山朱致一用純偁吳中三高士皆曰先人歿忠曰名節相砥礪者詳見張尚瑗所撰楊易亭傳傳又偁徐臨沒曰孤孫相託震百不避嫌怨卒保其家今觀諸札知震百嘗在湖上艸堂曰課其子蓋先生三子皆先卒故臨終曰孤孫相託良足慨矣冊

中第六札云致老籌鎗細論卽指朱致一又偁勤中兄及明老則爲王武勤中楊炤明遠皆一時遺老典型想見南邨節槩而筆札之佳真不啻珊瑚鉤也昔全謝山庶常作澗上先生祠堂記云欲增置粟主合食曰南嶽大師儲公曰山陰戴先生南枝曰嘉善吳先生稽田今湖上之祠日就傾圮安得好事者葺而新之并增震百致一兩先生之主曰彰三高士之曰不亦偉與因讀是冊而發其端且質吾良友嘉慶十年十二月旣望識于津逮舫



